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契诃夫戏剧的 喜剧本质论

董 晓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契诃夫戏剧的
喜剧本质论

董晓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本质论 / 董晓著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6.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301-26980-0

I . ①契… II . ①董… III . ①契诃夫, A.P. (1860~1904) —喜剧—文学研究
IV . ① I512.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3656 号

书 名	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本质论
著作责任者	董 晓 著
责任编辑	李 哲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980-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up_russian@163.com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商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360 千字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作者简介

董晓 1968年生,江苏南京人,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等称号。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巴赫金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秘书长及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理事等。

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及中俄文学关系的研究和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工作,出版了《走近〈金蔷薇〉:巴乌斯托夫斯基创作论》《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变——苏联文学发展历程论》等学术专著,编著《圣徒抑或恶魔?——涅恰耶夫其人其事》《世界文学视野下的外国文学研究》等,并有译著《一切都在流动》《不合时宜的思想》(高尔基著,合译)、《茨维塔耶娃文集》(散文卷、回忆录卷)等,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各类文章数十篇。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年3月

序

童道明

托尔斯泰听到契诃夫的死讯发了感慨：“他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因为他要做个自由的人。”托翁说到了契诃夫性格的一个本质特征。1889年4月9日，契诃夫给老作家普列什耶夫写信，就将自由视为他的核心精神诉求：“我将秉持这样一个准则……这个准则是——人的绝对的自由，自由与暴力，自由与偏见、愚昧……”所以他说幸福的人首先是个自由的人。

纳博科夫说：“那些对俄国人民的痛苦和俄国文学的光荣同样感兴趣的人们，才能欣赏契诃夫”。

这自然是对的，但还是要补充说，那些心态自由的人们，才能真正走进契诃夫的世界。

我最近读到了董晓先生的论著——《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本质论》，发现董先生就是个心态自由的人，以至于他在写到“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戏剧”这一节的结尾时，能发出如此的感叹：“笔者以为，契诃夫深刻地充满了对生活之荒诞性体验的喜剧感，实乃体现出一种自由精神。而这种自由精神，恰恰是中国现代剧作家最缺乏的。”

董晓的自由精神，尤其表现在他对叶尔米洛夫的一系列观点的辨析上。叶尔米洛夫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最著名的契诃夫专家，他1949年出版的《契诃夫传》曾获苏联国家奖；他1954年出版的《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更是产生过很大影响。该书1957年的中译本问世后，它对中国学界的影响甚至超出了戏剧界。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契诃夫研究者也不再迷信于叶尔米洛夫

的观点。但真正出来认真而有力地给《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指谬的就是董晓先生。

说到这里,自然要提一下发生在契诃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间的一桩公案。

契诃夫的《海鸥》是1898年12月17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舞台上“浴火重生”的。把它重新搬上舞台的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契诃夫和以斯氏为首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一时间成了“戏剧的命运共同体”。然而,在这两位大师之间也发生过激烈的意见冲突。那就是:契诃夫把自己的剧作称作“喜剧”,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出海报上却标明为“正剧”或“悲剧”,这引起了契诃夫的强烈不满。

后世的研究者们都知道发生在契诃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间的戏剧体裁之争,但一般都作冷处理,不作深究,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本质也就成了一个不被人重视的课题。因此,董晓所做的这个研究课题本身,就显示了其学术探索的勇气与学术创新的价值。

契诃夫的“喜剧谜团”是被学者们认为“油水不大”的一个老问题。但在中国,倒是戏剧导演对它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像林兆华、赖声川这样知名的导演,就先后打出“我要把《樱桃园》排成喜剧”或“我要把《海鸥》排成喜剧”的旗号,大胆地假设在剧场观众的笑声里,就彰显着契诃夫的喜剧精神。而董晓,抓住契诃夫的“喜剧谜团”,是试图在这个看似封闭的议题的缝隙里,开拓出一个巨大的叙述空间,将笔触直抵契诃夫戏剧的艺术世界的深层以及与这个艺术世界相关联的人生体验的底蕴,小心地求证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本质,为此他参阅了上百个学术文献,耗费了十年多的青春时光。

《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本质论》即将付梓,可喜可贺。我把它视为近年来中国的契诃夫戏剧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

2015年8月24日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契诃夫戏剧的显在喜剧性特质	44
第一节 独幕轻松喜剧:喜剧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45
第二节 多幕剧的喜剧谜团与轻松喜剧因素	59
第二章 契诃夫戏剧的喜剧美学特质	73
第一节 人物的喜剧性本质	73
第二节 静态化戏剧:戏剧冲突的淡化与转化	87
第三章 契诃夫戏剧的内在喜剧性本质	130
第一节 内敛的幽默:忧郁与幽默的融合	130
第二节 俯视与超越的眼光:喜剧性的观照立场	152
第四章 契诃夫戏剧对 20 世纪戏剧的影响	188
第一节 悲喜剧风格	188
第二节 契诃夫与 20 世纪俄苏戏剧	203

第三节 契诃夫与 20 世纪西方戏剧	218
第四节 契诃夫与中国现代话剧	231
 结束语	243
 主要参考文献	251
 人名索引	257
 附录一 契诃夫的生平与创作年表	264
 附录二 俄罗斯思想家、作家眼中的契诃夫	269
 后记	273

Content

Introduction	1
Chapter One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s of Chekhov's drama	44
Section 1: One-act light comedy: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omedy	45
Section 2: The mysteries of full-length play and the elements of light comedy	59
Chapter Two The comedy aesthetics of Chekhov's drama	73
Section 1: The comedy nature of characters	73
Section 2: The static Drama: di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dramatic conflicts	87
Chapter Three The internal comedic nature in Chekhov's drama	130
Section 1: The restrained humor: the reconcile of melancholy and humor	130
Section 2: The transcendence insights: the comedic point of view	152

Chapter Four . The influence of Chekhov's drama on the world of twentieth-century drama	188
Section 1: The style of tragicomedy	188
Section 2: Chekhov and the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drama	203
Section 3: Chekhov and the twentieth-century Western drama	218
Section 4: Chekhov and Chinese modern drama	231
Conclusion	243
Bibliography	251
Index	257
Appendix 1 :A brief account of Chekhov's life and literary creation	264
Appendix 2 :Chekhov in point of view of Russian thinkers and writers	269
Epilogue	273

Оглавление

Введение	1
Глава 1. Внешние комедийные черты в драматургии Чехова	
Часть 1. Одноактный водевиль: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традици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комедии	45
Часть 2. Загадка комедийного жанра и водевильные элементы во многоактных пьесах Чехова	59
Глава 2. Комедийное свойство драматургии Чехова	
Часть 1. Комедийная суть персонажей в драматургии Чехова	73
Часть 2. Статическая драма Чехова: Ослабление и изменение драматиче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87
Глава 3. Внутренний комедийный дух драматургии Чехова	
Часть 1. Внутренний юмор: Соединение чувства грусти с чувством юмора	130
Часть 2. Взгляды автора сверху вниз: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ая позиция Чехова — комедиографа	152

Глава 4. Влияния Чехова на драматургию 20-ого века	188
Часть 1. Трагиком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драматургии Чехова	188
Часть 2. Чехов и русская драматургия 20-ого века	203
Часть 3. Чехов и западная драматургия 20-ого века	218
Часть 4. Чехов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драматургия	231
Заключение	243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251
Указатель имён	257
Приложение 1. Крат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А. Чехова	264
Приложение 2. А. Чехов в глазах русск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и писателей	269
Послесловие	273

导言

集小说家与剧作家于一身的文人并不在少数，在俄罗斯经典作家当中，这类全才更是比比皆是：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他们同时也是小说家）、小说家果戈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米·布尔加科夫等等，均写出了不少优秀剧作，堪称戏剧高手。但是，在小说和戏剧领域都起到划时代之作用的艺术家却并不多见，安东·契诃夫（1860—1904）便是其中之一。作为杰出的小说家，契诃夫素来与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19世纪三大短篇小说大师，其自由的写作观、淡化故事情节的叙事理念和未完成式开放型的结构特点，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影响颇著。而作为划时代的戏剧大师，契诃夫更是引领了整个时代之潮流，奠定了20世纪戏剧思潮演变之基础。作为杰出的小说家兼剧作家，契诃夫的艺术世界向后人展示了其独特而深远的阐释空间。

研究契诃夫的艺术世界，固然可以统摄其小说与戏剧创作两大领域，对该作家的文学创作予以统领式的观照。然而，作为戏剧家的契诃夫与作为小说家的契诃夫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共通性。换言之，契诃夫小说的诸多艺术理念在其戏剧创作中同样存在，反之亦然，尽管戏剧与小说作为两个不同创作体裁，有其各自不同的艺术表达手段。苏联文艺理论家叶尔米洛夫不无道理地指出，“在小说家的契诃夫的艺术里浸透着剧作家的契诃夫的创作风格；……戏剧创作，按其本身的性质而言，要求简短、紧凑……契诃夫的小型短篇具有内在的戏剧性”。^① 在叶尔米洛夫看来，后人所熟悉的契诃夫的箴言

^① [苏]叶尔米洛夫：《论契诃夫的戏剧艺术》，张守慎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6页。

“简练是天才的姊妹”^①是与其对戏剧创作规律的把握分不开的。这就是说，在契诃夫身上，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身份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的确，诚如叶尔米洛夫所言，“没有哪一位作家像契诃夫这样，短篇小说像是一出戏；没有哪位小说家像契诃夫这样具有如此多的剧作家特性”。^②当代俄罗斯学者卡达耶夫也指出：“契诃夫的小说《草原》充满了形象、主题、词语的重复和彼此间的回应，这与契诃夫的戏剧相仿。在《草原》里已经出现了契诃夫戏剧中人物的状态、类型和结构特点”。^③这不奇怪。少年时代的契诃夫就对戏剧艺术产生了强烈的爱好。他的故乡塔甘罗格小城的剧院是少年契诃夫最青睐的去处，是他并不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里获取精神享受的最佳场所。契诃夫最早的文学创作实践也恰恰来自戏剧创作：早在发表大量幽默短篇小说之前，契诃夫便创作了生前未曾发表的习作——大型剧本《没有父亲的人》。因此，可以说，从创作第一部习作——剧本《没有父亲的人》，到完成其绝笔——剧本《樱桃园》，在契诃夫一生的文学生涯中，戏剧艺术滋养了契诃夫一生的创作事业。走进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世界，自然可以领略到契诃夫最为本质的艺术创作理念，把握住作为艺术家的契诃夫对世界的独特感受。

作为一位经典作家，契诃夫文学创作的经典性已然得到公认。经典性的确立也就必然确认了其对后代的意义，因为文学经典的存在意义从某种角度上讲就在于其对当下构成的永远的阐释



A. П. 契诃夫

^① 《契诃夫论文学》，汝龙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36页。

^② 参见 Ермиров В. В. А. П. Чехов. Критик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А. П. Чехова в 12 томах. Т. 1, Москва: Из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4, С. 15.

^③ 参见 Чех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4, Москва: Изд. Москов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9, С. 22.

意义。唯有具备当代意义,方才可称为经典。苏联作家叶甫盖尼·扎米亚京说,“契诃夫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鸿沟,他与我们很接近,有直接的关联”。^①当代俄罗斯评论家塔吉娅娜·普罗斯库尔尼科娃指出,“在60—70年代,西方戏剧舞台上往往把经典作家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去传统化’。但这一现象在对契诃夫的舞台阐释中很少出现。这其实正好说明了,契诃夫戏剧本身的当代指涉性非常强”。^②

今天已不用再去怀疑契诃夫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力了。20世纪文学本身早已证明,这位身处19、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经典作家,是一个紧紧联系着未来的开拓者。他的价值是伴随着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理智认识的加深而逐步显现出来的。于是,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终于惊叹地发现,契诃夫是一位人类灵魂的深刻精到而技巧高超的解剖者;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和尤金·奥尼尔也把这位将象征与印象主义手法巧妙结合起来以表现人类普遍心灵状况的戏剧大师尊为自己的“艺术之父”;荒诞派剧作家们贪婪地汲取着来自契诃夫艺术世界的养分;在中国,一代现代作家从契诃夫那平静淡雅的短篇小说中领略了作家对灵魂的深刻解析,而他那诗意盎然的戏剧艺术世界,更是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话剧的所谓“非戏剧化倾向”的形成。

说契诃夫影响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这是事实,可这是契诃夫生前未曾料到的。他的美学观念一直与当时正在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潮相对立。这从他当年对“颓废派”的不屑态度中便可知晓。^③其实这并不奇怪。现代主义文学绝非仅靠几个大家所公认的旗帜鲜明的先驱者的滋养才得以兴盛的。契诃夫这位崇尚写实风格的作家理应不属于这个先驱者的行列,但他的创作所表现出来的自由的写作观念和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患意识,的确引起了后辈现代主义作家们强烈的共鸣。惟其不屑于现代主义艺术理念,这种影响才是更

^① 参见 Катаев В. Б. Чехов плюс... Москва: Изд. Языки 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С. 292.

^② 参见 Чехов и Франция, Москва: Изд. Наука, 1992, С. 222.

^③ 契诃夫在1893年12月17日给苏沃林的信中,对当时的象征主义流派诗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演讲“论当代俄国文学的衰落及其原因以及新流派”非常不满。这至少说明了契诃夫对当时正在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及文学艺术的宗教性不满。关于这一点,可参见: Елена Толстая. Поэтика раздражения. Москва: Изд.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2, С. 198. 此外,关于契诃夫对“颓废派”的不满,还可参阅《契诃夫论文学》,汝龙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00—402页。

加本质的。当代俄罗斯批评家叶莲娜·托尔斯塔娅指出,“《海鸥》成为尚未诞生的俄国现代派的纲领,并非是对它的戏仿——因为无所戏仿”。^① 应该说,契诃夫无意去为现代主义文学制定纲领,然则现代主义文学却从契诃夫的艺术探索中受益匪浅。这正是契诃夫艺术世界的价值。

契诃夫的当代意义还体现在他的艺术世界具有异常深广的阐释空间。当年,契诃夫的同时代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关于契诃夫的那一章尚未结束。人们尚未很好地把它读完,尚未探究出它的本质,却过早地把书合上了。让大家重新把它打开并把它读完吧”。^② 苏联时代的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在其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中借小说人物之口说,“我们现在之所以可能被允许阅读契诃夫的书只是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他”。^③ 作品中人物说这句话的年代背景是1942年,正是斯大林铁腕统治时期和残酷的战争年代。在那个思想被高度钳制的年代里,契诃夫之所以还能被允许阅读,自然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尚不能真正领悟契诃夫的思想。换言之,契诃夫艺术世界之精髓对于他之后近半个世纪的同胞们来说,还是相当隔阂的。的确,直至今天,契诃夫的作品对于我们来说,仍旧是一个令我们虽不感到陌生,但却感到困惑的具有无穷魅力的熟悉而陌生的艺术世界,不断地激发着当代人的阐释欲望。于是,他的小说迄今仍在以各种文字被广泛阅读,他的剧本仍在以各种语言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关于他的艺术世界,人们仍在不断地阐释,不断地争论,也就不足为怪了。当代的读者和观众愈发感觉到,契诃夫的作品为他们开启了一个不断认识和领悟当代生活的窗口。譬如,1998年美国芝加哥上演的《伊凡诺夫》引起了空前的轰动效应。这说明,“契诃夫一百年前提出的对生活之意义的理解,对生活的态度这些全人类的问题,今天在另一个国家也没有失去效应。庸俗性、实用主义杀害了伊凡诺夫——这一思想今天尤其具有启发意义”。^④

^① Елена Толстая Поэтика раздражения. Москва: Изд.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2, С. 11.

^② [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瞿白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77页。

^③ [苏]瓦西里·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中卷),翁本泽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303页。

^④ Ванкарем Никифорович. Чеховские сезоны в Чикаго. 参见 Чех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ва. 1999, С. 59.